

王福民 / 著

靈犀詩論

哲理析詩選粹

靈犀詩論

——哲理析詩選粹

王福民 /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犀诗论:哲理析诗选粹/(美)王福民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

ISBN 7-5004-2073-0

I. 灵… II. 王…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043 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冶金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7.875 插頁:5

字數:200 千字 印數 1-1500 册

定價:20.00 元



王福民

福氏先生著席 惠書拜悉

秋劇病迄方為余全愈道

醫戒謝家謝事半年於茲來

函未作報者債在吾手筆 為

其不交乾世、身居相乘精神

至少不能用心於大著抑免為役明

珠按暗慚惶世已乞 然宥焉草此

即叩

函安

陸上 拜

丹後初紙

吳經熊博士對語文雙譯 《雅歌》的評價

福民先生道鑒：

昨日收到尊譯《雅歌》一冊。今晨開始拜讀，不忍釋卷，實命世之譯作也。其中白話及五古兩體，各有優長。先誦白話，從吟五古，尤覺有味。古人云“下筆若有神”，足下有焉。

觀序言知此書之成，乃從千辛萬苦中產生，更證吾人一切成就，莫非吾主十字架之花之實。

序中謂結褵纔將兼旬，即辭家作客，此為人間最苦痛事，目前諒已團圓，心焉祝之！弟於前年十一月卅日喪耦，至今猶依依也。曾口占一絕云：“洞房花燭宛如昨，四十四春夢一場。最是臨終辭別意，與君相會在天堂。”末句乃記其告別之言也。

尊譯附錄，見道之語也。而第三節中說“入我母親的家”之精義尤獲我心。弟在羅馬時，日記中有下列一則：

O my Jesus, once you were incarnated,
now I beg you to be incarnated again.
Be a Chinese, amongst the Chinese.
In my mother's house, be you my brother,
nursed at the breasts of my mother.
Be you naturalized in my mother's house,
that my mother's house may be super-

naturalized in the House of your Father.

June 28, 1947

觀此可見吾二人同受聖神之靈感，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豈不然乎？《雅歌》為弟平素所愛讀，今得足下精心之漢譯，更覺有意矣！勿復順頌
道安

弟吳經熊頓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勞 序

王福民先生早已在菲律賓印行《靈犀集》，因為在海外出版，推行還有所不足，所以如今在國內重行出版，我想這是海內文藝方面的一個新的佳訊。

王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却不是。在思想的基本方式上，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王先生的深厚功力和新見解，對於中國文學上是有特別被注意的啟示。我願意在此作一些討論，希望還有若干共同見解來做討論的基礎。

首先談到的是《雅歌》這一個問題。《雅歌》的性質縱然曾有不同的解釋，但原來應屬於民族風格的情歌。如其用西藏的《倉洋嘉錯的情歌》來比較，也許更為明白一些。有些民族具有冗長的故事詩，如同印度、希臘都有。有的民族雖有民族傳說的敘述，却没有冗長的史詩，希伯來及中國都沒有。這並不表示每一個民族都有冗長的史詩。文學是多方面的，如其有別的體裁代替，也就不限於某一形式了。用《楚辭·九歌》和《雅歌》來比較，應當也是可以的。《楚辭·九歌》是屈原把民間祀神歌改寫，和唐代劉禹錫把民間的“竹枝詞”改寫，情形是相類似的。既然是改寫，當然也多少保存原來的思想和感情。本來在古人的思想中神和人一樣，都是世俗的，這也不難想到迎神曲也摻加了戀歌的情意。為了宗教的昇華，也就需要感情的醇化。

由於中國的歷史，總是朝代相繼，治亂相仍，每一個人人都脫離不了政治的影響。受到政治的震盪的，如同曹植、阮籍、陶潛、杜

甫、李商隱以及李清照，幾乎每一個都是因為政局的因素，或者為了黨派的政治陰謀，或者因為朝代的改換，以至於如杜甫時期的中原鼎沸，或者如李清照時期的國破家亡，沒有一個不是從政局而牽涉到了個人的命運。這也無怪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了。幽州臺也就是所謂“燕臺”，也就是燕昭王以黃金招奇士的黃金臺。在陳子昂的當時，國家表面上雖看來還是承平，可是處處都是問題，他懷才不遇，無可作為，到了古代求才的處所，從政局推想到乾坤，自不免愴然下淚了。從這首詩簡單的表達，也可看到阮籍、杜甫以及李商隱諸人的心緒。

對於譯詩的問題，這也許是我的偽見，我覺得用文言來翻譯，不論是譯文或譯詩，都是難以達意的。在這裡我並不反對做舊詩，有些人認為舊詩等於“集句”已經完全不能為有新意。我認為這種意見是錯的。文言文和舊詩屬於古典藝術，我們日常生活所用的語言，不是文言而是白話。文言所用的辭彙和文法，都和白話不同。尤其是文言已成古典文字，必須依照文言的標準風格，然後把新意注入，才能在實質上是新創作，而形式上和古典文學的原則相符，而達到神情上的調協。譬如王國維兩首《浣溪紗》，一首是“山寺微茫”，另一首是“天末同雲”，在風格和結構上，完全是傳統的；但在命意上却是現代的，而且摻入了西方哲學的成分。這是創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的明證。如其是譯詩，就沒有這樣的方便，信、達和雅（雅就是指古典文學的標準風格）要兼顧起來，就十分困難了。王先生在中文及英文兩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的譯詩不論文言或語體，都具有非常好的可讀性。不過就讀者數量以及傳世前途來說，以及表達的精確來說，王先生的語體譯詩更做到非常精湛的地步，還是盼望王先生能多寫些語體的譯詩，那就嘉惠後學，將無限量了。庚午中秋勞榘貞一謹序。

自序

一九四五年我發表了一篇談文學的文章，裡面有一句話這樣說：“哲人所發出的是哲理，哲理之中有天籟，詩人所發出的是天籟，天籟之中有哲理。”

傳統的說法，都認為詩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連嚴滄浪也認為詩不可落言筌：“一落言筌，便着跡象”。但西方詩歌底原理一門，以哲學說詩，期其雖落言筌，而又不著跡象。

王國維受德國康德、叔本華思想的影響，拈出“境界”兩個字，來寫他的《人間詞話》，以與明代公安派所舉出的“性靈”、清代王漁洋所標出的“神韻”爭衡。實則他的光輝的熾烈，叫公安諸子及王漁洋失色，而和嚴滄浪所透露的“興趣”相炳煥。原來嚴羽之說，本乎禪宗，故顯空靈不滯，王氏則透關玲瓏，發人深省。

諸子爭鳴百家蠡起之後，中國人的學問，變成“境界底”，和西洋的“思辨底”，大異其趣，而詩歌尤着重“境界”。

天文學所說的銀河系和地球距離的哩數，地質學對地質年代的劃分，都是“實際底”時空命題，屬於“思辨底”。其他自然科學的命題也都是如此。孔子所說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所說的“其氣也，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是“實際底”時空命題，屬於“境界底”。這是東西文化不同的關鍵，所以王氏拈出“境界”一辭來說詩，洵屬卓論。

王氏而外，善說詩者有：朱光潛、吳經熊、馮友蘭諸子。早歲曾讀朱光潛的“詩歌的顯與晦”一文於《人間世》半月刊，其說可與王

氏互相發明，吳經熊的《李白與杜甫》一文，是用英文寫成的，載於溫源寧所編的《天下》，經人逯譯刊登於《人間世》，是一篇極有見地的比較。馮友蘭在《新知言》等書中，談禪與詩，很能提高讀者的覺解。禪宗的“四料簡”：“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之說，詩詞中隨時隨地可找到例證。

我的說詩，最初是得到以上諸子的提示。

文天祥在獄中四年，撰作一些驚天地泣鬼神的詩歌來。他那時認真地誦讀詩聖杜甫的作品，說：“我心中所要說的話，杜工部都替我說了！”乃集杜甫的句子，成為他自己的詩兩百多首。洪煨蓮抗戰中被日閹拘繫，曾向日閹要求給他一本《聖經》，日閹不肯，再要求給他一部杜甫的詩集，又遭拒絕。他只好每日默念其所能記及的經言及杜詩，以支持其獄中的生活，趙紫宸在同一牢中，也日日背誦《聖經》，默默禱告，口占詩歌，所織成的篇章，恍若詩聖的手筆。

我受他們的影響，用靈修的方法來雜誦古人嘔心瀝膽的作品，反覆吟哦，低迴擊節，以摸觸作者的靈魂，與詩人們“心有靈犀一點通”，藉慰蕭索的平生。

大抵人的肉體是生活在現實的社會裡，心靈却生活在真實的世界裡。比方曹操是一世的霸才。他和周遭的敵人、朋友、僚屬、妻妾、子女的關係，建立在利害之上，是虛偽的，但他的心靈，却渴慕真實的情誼。這可以從其《短歌行》引用《詩經·鹿鳴》的句子見之。霸才如此，富情懷的詩人，更是如此。“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亂離之際，我羈旅海外，諷誦名作，藉解幽憂。現在中國撥亂反正，物質需要生聚，精神也須要寧息與寄托。美妙的詩篇，是滋潤心靈、怡養情性的資料。周代建國，周公施行六藝之教。溫柔敦厚的詩教，收到“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教養效果，其重要可知。孔子崇仰周公，稱頌三百篇的“思無邪”，歸心周代的文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反正後的中國，實在須要厲行詩教。

我說詩的文章，第一篇撰作於一九四五年，發表於福建省立龍溪中學的《青年之友》，原題為：《與林庚教授論曹操的短歌行》，一九四七年再刊登於上海《國文》月刊第六十期，題目經編者改為：《再論曹操的短歌行》。其後經大故、世變、去國……這些節目，停頓些時，直至渡菲從事文教工作，才再動筆。最後一篇《李義山錦瑟詩演義》，一九八五年撰於南加州，先在菲發表；一九八八年收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產》雙月刊第五號（十月）；一九八九年《北美大地》月刊又予轉載。

為求較多的工資，上下午和晚上都作工。所以每次撰作，都信手拈來，不假思索，更無暇檢查典籍了。魯迅寫文章，把莊子的話引作老子的，老子的話引作莊子的，這樣的笑話，我也鬧了不少。

發表過的東西，雖曾剪存，但有許多散失掉。就記憶所及，單單說詩的文章，就有《中國六大詩人》、《李白與杜甫》、《竹竿》等，及其他簡短的說詩小品，積起來，至少有十餘萬言無從追蹤。生活的忙碌與無定，於此可見。如蒙 上主的恩佑，這集子能够問世，也就算了却平生的一點心願。

王福民

六·二十·八六 於西德漢堡

目次

錢鍾書先生信	(1)
吳經熊博士對語文雙譯《雅歌》的評價	(2)
勞序	(5)
自序	(7)
一、語文雙譯《雅歌》導論	(1)
二、再論曹操的《短歌行》	(45)
三、高臺多悲風	(52)
四、阮籍論	(59)
五、陶淵明論	(74)
六、人生的有限與無限	(124)
七、杜甫《贈衛八處士》詩演義	(139)
八、杜甫《望嶽》詩演義	(150)
九、杜甫《登岳陽樓》詩演義	(166)
十、李義山《錦瑟》詩演義	(173)
十一、論李清照	(186)
十二、吳梅村論	(208)
十三、重譯《創造之歌》	(229)
感謝的話(一)	(234)
感謝的話(二)	(236)

語文雙譯《雅歌》導論

一 解題

A 至上的書

《雅歌》直譯是“歌中之歌”（The Song of Songs）。這樣的名稱在以色列人眼中是超特的，無比的。比方舊約時代的會幕及聖殿，被稱為聖所，裡面有個至聖所，中大祭司按規矩抽籤，輪流每年一次進到裡面去燒香。至聖所直譯是“聖中之聖”（Holy of Holies）。以色列人頌揚上主，稱他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The King of Kings, The Lord of Lords）。這些都有至高（Most High）、無倫（Uniqueness）的意思。

阿基巴拉比（Rabbi Akiba）說過一句很有分量的話：“整個宇宙是沒有價值的，直到《雅歌》賜給以色列人之日，因為全部《聖經》都是神聖的，而《雅歌》是聖中之聖”（Robert Gordis: The Song of Songs p. 1）。這話會叫人駭異，因《雅歌》表面上看來是毫無宗教色彩或民族色彩的，竟被高舉到這樣的程度。

在集中找不到上帝的名號，在八章六節裡“耶和華的熱焰”，標準英譯本作“A most vehement flame”，據 Interpreter's Bible 註釋：這是希伯來人用以代表具有至高力量的神聖名號（Volume 5, 144）。至於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錫安”（zion），只在第三章第十一節裡提到一次。

阿基巴拉比的那句話，據我的猜想有兩種意義，第一，這歌

集把男女之愛來況喻上帝和以色列民族之愛：“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衆民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上帝也要照樣喜悅你。”（賽 62：5）以親子之愛況喻耶和華和選民之愛。八章《雅歌》裡提到“我母親”四次（1：6，3：4，8：1，2），“懷我者”一次（3：4），“他母親”一次（3：11），“她母親”一次（6：9），“生養她者”一次（6：9），“你母親”一次（8：5），“生養你者”一次（8：5）。次數雖不多，所表現的情感，却很濃厚。“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却不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在我眼前”（賽 49：15，16）。先知的說法是以色列人精神的反映，而《雅歌》被認為以隱喻的方式出之，所以更加要眇，更加優美，而能感人至深，收效較先知的戟指痛斥為大。第二，《雅歌》是一部很優美的文學作品，和普通的經典不同，沒有《雅歌》，整部《聖經》便失却“溫柔敦厚”之旨。

是的，男女之愛是人生最大的奧秘，當上帝創造男人亞當，使他住在伊甸園裡之後，覺得他獨居是不好的，便叫他沉睡，取了他的肋骨，造了一個女人，領她到他跟前。亞當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This is bone of my bones, and flesh of my flesh’”（創 2：23）。

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微妙關係，才能唱出“歌中之歌”，冒出“耶和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無上熱焰”來。

《雅歌》自公元九十年 Jamnia 會議重新確定它為《聖經》中不可或缺之一卷後，地位從沒有搖動過。

B 思無邪

《雅歌》是“歌中之歌”，和中國的《詩經》一樣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學典籍。孔子批評《詩經》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許多人如果真明瞭《詩經》的內容，一想到十五國的《國風》，定會懷疑孔子的說法，特別是有道學家那種方巾氣的

人。朱熹在他的《詩經》註釋裡常以“淫奔之辭”為題解。既然《詩經》的《國風》裡充滿了“淫奔之辭”，何以孔子竟說它是“思無邪”？原來站在道學家狹隘的立場來看，的確《國風》裡充滿了“淫奔之辭”，但若站在文學、藝術的立場來說，《國風》的確是“思無邪”。站在道學家的立場是要表彰“善”，站在文學藝術的立場是要表彰“美”。歸根究柢，“善”和“美”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儒家注重人倫。人倫沒有男女的關係是建立不起來的。俗語說：

天下事從一室始
世人情由平坦初

道家注重順乎自然，如果抹殺男女的關係便是違反自然；墨家主張兼愛，如果不着重男女之愛，在邏輯上也講不過去；法家雖然慘覈寡恩，但如漠視男女的關係，也無從施法令，申刑禁。

《詩經·國風》第一首《關雎》中有：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這幾行，譯為語體是：

美貌賢淑的女子
我在夢中尋求她
却求不得
我睡在床上想念她
愁思像悠悠的水流
叫我翻來覆去睡不著